



赤川次郎著

三姐妹侦探团

夏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姐妹侦探团

(日)赤川次郎著

夏子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三姊妹探偵團
根据日本《小説現代》1983年第9期译出

三姐妹偵探團

〔日〕赤川次郎著

夏子译

责任编辑：易文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5,000 印张：6.375 印数：1—37,500

统一书号：10109·2055 定价：1.15元

新书目：86—15

目 次

序幕——火里逃生（1）

1 灰中女骸（7）

2 探案伊始（20）

3 绫子赴任（33）

4 假条之谜（48）

5 姐妹遇难（62）

6 二次惨案（77）

7 飞来横祸（89）

8 初见丐王（102）

9 魔影延伸（118）

10 恐怖寓所（136）

11 爱者可疑（148）

12 妹妹救姊（161）

13 胜败由天（174）

14 幽灵之爱（187）

尾声（198）

序幕——火里逃生

佐本家的三个女儿，二女儿夕里子最先在烟味儿刺激下醒过来。

实际上，三姐妹当中，就数夕里子处事最为敏感。

焦糊味儿扑鼻而来，却不是鱼肉之类烧焦的气味。这味儿刺痛了鼻膜，辛辣呛人。

夕里子想从床上跳起来，纵身时天灵盖正正地撞在妹妹睡的上层铺位底板上，碰得她眼冒金花。

“啊！畜生！”

粗言粗语，哪里象十七岁少女的口吻！

姐妹三人共寝一室，这房间约有八铺席子那么大，此时漆黑一团。夕里子手捂头顶，下得床来，伸手摸索萤光灯开关的拉线。

偏是在这种时候，第六感官失灵了。

夕里子“哎哟”一声，挥手摸去，刚刚触到拉线，却又给它脱了出去，不知飘到何方。又赶紧摸索一阵，总算捉住了

拉线，往下一曳，萤光灯闪了几闪，亮了。

房门下，一股股白烟钻了进来，烟雾越来越浓，房间里空气有些混浊。任夕里子胆识不凡，这瞬间也不免红颜转白。

然而情况紧迫，容不得傻愣愣观望。夕里子首先登上双层床的梯子，一把掀开妹妹盖着的毛毯，抓住妹妹的胸衣，边摇边唤：

“珠美！起来！”

“啊？什么？怎么啦！”

十四的珠美，一骨碌坐起身子，还以为是睡过头了，忙问：

“几点钟？”

夕里子冲她大吼一声：

“起火了！”

“啊？集合了？我迟到了！”

“胡说！我是说起火了！快，快下来！”

珠美朝下一望，看见了烟雾。

“坏了！姐姐，有救吗？”

“快下来！”

夕里子跃下床梯，又奔向睡在单人床上的绫子。这一下可够她麻烦了。

“姐姐！起来！起火了！”

她抓住绫子狠狠摇晃，绫子却只是低哼一声，别无动静。这位姐姐血压偏低，易睡不易醒，在三姐妹中算得上“卓越超群”。入了睡乡，要她起床，真比要命还难。

任你地震屋摇，任夕里子和珠美惊呼惨叫，她也不予理

睬，自顾睡觉。

“姐姐！”

“干吗呀……”

“起火了！”

“起火？哪儿呀？”

“咱家！快起来！逃命啊！”

绫子终于也察觉了烟火，明白了处境。她刚刚爬下床来，就被烟气呛得直喘。

“别站着！喘，想吸烟啊？”

“嗯……”

绫子这娇弱无力的应答，算是竭尽全力了。她东倒西歪地立起身子，问道：

“爸爸呢？”

“出差了。”

“哦，对了……这就放心了。”

“还有闲功夫说这些？快出去！”

“等等！等等呀！”绫子曳住夕里子的手臂，“瞧我这身内
衣！得把外衣穿上。”

“烧死了更难看！”

夕里子恼恨已极，忍无可忍。

“知道啦！”绫子还是睡眠惺忪，满脸不服气的神色，“你发脾气和妈妈一模一样。”

“没功夫和你废话！”

夕里子说着，把门拉开，两眼一愣，呆立不动了。原来，

红红的火舌已在吞噬眼前的墙壁，天花板也已被火苗包围。

“不行了！跳窗！”

夕里子重重地关上房门，奔向里边的窗口。幸好这是一所平房。

珠美说：“不行！装了铁窗纱。”

夏天里，为把蚊虫拒于窗外，窗口装上了细密的铁纱网。

夕里子打开窗扇，嚷道：

“砸破它！椅子！来，帮一把！”

她举起妹妹写字台边的椅子，对准铁纱网砸去，椅子腿破网而出，伸到窗外。

“再来一次！珠美，别傻望！帮我呀！”

珠美慌忙伸手抓住椅子。

“嘿！”

姐妹俩用尽吃奶的劲儿，把椅子朝铁纱网撞去，椅子整个儿破网而出，消失在窗外。

“珠美，快出去！”

“我先逃？”

“得了！快！姐姐，你出去！”

绫子抱着胳膊，还在发呆。

“你先出去。你是妹妹嘛。”

“也不分时候，还姐姐妹妹的！快！哎呀——”

若是把凡事拖拖拉拉的姐姐单独留在屋里，她很可能打个呵欠，又回床上睡觉去！夕里子一把抓住姐姐，强拉硬拽，拖到窗口，又从背后死命地推搡。

“行啦，别推。危险呀！”

危险？难道还有比烧死更危险的？夕里子好不容易把绫子推了出去，这时房门突然倒塌！一团团火焰朝天花板上窜来，呼啦呼啦，火势逼人。

“姐姐！”

珠美在外面呼喊。夕里子忙把脑袋伸到窗外，身子随后。窗台正下方，先跳下去的绫子仍然坐地未起。夕里子正地落在绫子身上。

“哎哟！”

“妈呀！”

姐妹俩倒作一团，手抓脚蹬，磕磕绊绊只顾逃命。

“姐姐……”

珠美发出一种尖溜溜的怪声。

夕里子站起身来，回头一看，不禁瞪目结舌。刚打那儿跳出来的窗口，这时竟象一只巨大的煤气嘴，呼呼喷出红色的火焰。

三姊妹的这个家，已被大火吞噬了八成。

“家……没了……”

珠美象个泄了气的皮球，喃喃低语。

“嗯……”

夕里子也是茫然失神，光会点头。

三姊妹的家，虽是这片新兴住宅区的组成部分，却与住宅群稍有距离，孤立地建在一块平整的高地上，四周没有毗连的建筑，是不用担心火势蔓延的。其实，三姊妹根本就不

曾有过这个念头。

“夕里子……”绫子嗫嚅道。

“什么？”

“还没报告119呢。”

“嗯……”

夕里子真想对姐姐喝斥一声：“瞎！现在打电话，还有什么用？”可她把这股子气恼强压下去，却点头称是。有什么办法？姐姐就是这种人。

人到了悲惨境地，反而变得宽宏大量了。

这时候，有人登坡而来，发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喂！没事吧！”

珠美说：“啊！是老师。”

来人是教师安东，他就住在这前面不远处，在珠美念书的那所中学执教国语。

安东身着睡衣，脚蹬拖鞋，匆匆赶来。

“怎么搞的？”

“不知道。正睡着呢，忽然……”

“都没事吧？——父亲怎么了？”

“爸爸出差了。”

“是吗？哦，就你们三个？这可巧了！”

吱嘎吱嘎，房子发出断裂的声响。

“危险！退后点儿吧。”

屋顶坍塌了。无数火星冲上夜空，狂飞乱舞。夕里子竟忘了毁家之痛，心想“美极了！”

这时候，绫子才彻底清醒，慢声说道：

“什么也没拿出来呀。保险证书恐怕也烧成灰了。”

“可性命保住了！”安东嚷道，“你们都没烧伤，还活着！这不比什么都重要吗？”

道理倒是这样，只是——夕里子心中——默数着正在烧毁的物品：从小学用到现在写字桌，新买的皮包，心爱的连裙衫，还没穿过一回的新鞋……

对了！妈妈的遗照也给大火吞掉了。

警笛声传来了，由远而近。

安东说：“到底来了！”

绫子问道：“老师费心打了电话吧？”

“嗯。我还以为早该到了……”

夕里子思忖道：“看这光景，全烧光了！”

警笛声和钟声越来越近。火光下，又见一些邻居，也是睡衣未换，急急跑来。

火势渐渐弱了，能烧的东西，已经全部烧完。

夕里子这才觉得夜气寒冷，浑身一颤。

1 灰中女骸

“早上好！”

佐佐本夕里子睁眼醒来，一时迷惑不解。

平日总是她自己最先起床，调理早餐。有时多睡了片刻，便把妹妹珠美强拽起来，叫她帮忙。

现在呢，自己躺在床上，高中同学片濑敦子站在床边瞅着自己。

“啊！——敦子，我……”

夕里子起身时，把头稍稍低下，提防头顶撞着妹妹那上层铺位的底板。不过，她到底想起来了。

这是在敦子家里。

“怎么样，舒服吗？”敦子问道。

夕里子全部回忆起来了：她的家烧毁了。后来，她在敦子家里借宿。

“舒服极了！”

夕里子做了个深深的呼吸。奇怪，竟好象睡了一整天似的。

“现在几点了？”

“十一点吧。能起床了吗？”

“嗯，哟！今天没课吗？”

“星期天呀！”

对了！是在星期六夜里被大火赶出来的。

“早饭做好了。那儿有我的衣服，穿好了就来吃吧。”

“谢谢。”夕里子点点头，“添麻烦了。”

“什么呀？这可不象夕里子说的话。”

敦子真是个可爱的少女，不论是谁，一见她准会喜欢。

她那娇美天真的神态，也迷住了同性的夕里子。不过，夕里子本身也决不缺乏魅力。她是个美人，多少以美貌自负。

只是，夕里子身飘心浮，秉性躁烈，确是白圭之瑕。

敦子的衣服，幸好贴身合体。美中不足的是款式趣味不同，穿在身上总觉别扭。敦子爱穿正正经经的礼服，呆在家里，那身装束就象到了旅馆大厅一样。夕里子趣味不同，平时总穿工作裤，上配一件短袖衫。

夕里子借宿在敦子哥哥结婚前住过的房间。姐姐绫子和妹妹珠美，昨晚在安东老师家里打搅。安东也邀夕里子去住，可是夕里子恐怕他家收容三人过于麻烦，便就近在片濑家借宿一夜。

夕里子以前在敦子家里有过夜宿的经验，熟悉屋内的布局。她在漱洗间洗了脸，便直接走进了兼作餐室的厨房。

“啊，夕里子小姐，身体好了吗？”

敦子的母亲大声招呼，语调夸张。她显得格外年轻。只要把敦子的身体吹胀点儿，就成了她母亲的模样。这位母亲是那种以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妇女。

“来，坐下，饿了吧？要咸肉蛋还是火腿蛋？”

“咸肉就行。”

“蛋要另外做，是吗？好，我这就做。敦子，给她拿咖啡。噫，真是灾难临头哇！我也在弟弟那儿遇到过一次火灾，也是只穿着身上那点儿衣服逃出来。哎，幸好也没伤人。后来，弟弟的店子一天比一天昌盛呢！人哪，总是福气临头还蒙在鼓里呀！所以呀，你们也别灰心丧气！”

敦子说：“妈妈你说个没完，夕里子听累啦！”

“你别多嘴！夕里子小姐，听说你爸爸出差了？”

“哎，出差了。”

“哟！就剩几个孩子在家，真是大难不死啊！”

敦子问道：“联系上了吗？”

“还没。今天星期日，公司里谁也不在。怎么办呢？”

“听到广播或者看了报纸，还能不回来？”

“倒也是……”

刚吃完早餐，门铃响了。敦子的母亲走去开门。

“敦子，你父亲呢？”

“玩高尔夫球，一早就去了。邻居家遭了火灾他也不管。”

“这可是没办法的！”

夕里子微微笑了。

“夕里子小姐！”敦子母亲转回来，“有人找你！”

“找我？”

“警察局的呀！”

警察？对了。起火以后，警察自然要来调查。夕里子想明白了。

她走进会客室，只见两个男人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个年轻的，身着藏青西服，头发梳分得整整齐齐，尽管毫无风度，却能博得好感。

另外一个人年约五十，身材矮小，也穿一套西服。和那年轻人相比之下，他显得疲弱迂腐。还有……

“嗯！我就是佐佐本夕里子。”

年轻的那一位听到这句话，微微吃了一惊，忙说：

“啊！我是M局的国友……”

说着，他捅了捅身边的男人。原来那人在打瞌睡。

“嗯？哦，对不起！”那男人看见了夕里子，二目圆睁，
“你就是夕里子小姐？”

“对。”

“哎呀……我还当是你母亲呢！”

“妈妈五年前去世了。”

“是么？我是三崎。这位是国友。”

“嗯，是为起火的事吗？”

“正是。咳……真令人同情哪！”

“谢谢。”

“是这样，我们刚去过安东先生家。”年轻的国友刑警说道，“绫子小姐是——”

“是我姐姐。我是老二，最小的叫珠美。”

“哦，明白了。嗯，绫子小姐让我们来问住在这里的夕里子小姐，我们就来了。”

“姐姐早晨很虚弱，低血压。”夕里子说，“而且她和我不同，有些神经过敏。起火时受了惊吓，恐怕现在还是精神恍惚。”

“的确。”

三崎刑警~~终于~~开始问话了。

“那么，~~可以~~对你提出各种问题喽？起火的原因，你心中有数吗？”

“我想了，可是想不出来。每天睡觉前，总是由我关灭火源、锁门关窗，昨晚我也全部查看了一遍。”

“这话可靠吗？”

“可靠，绝对可靠。”

“嗯嗯……”三崎手抚下颚，“这么说，你认为是放火？”

“放火？谁放的？”

“这还不清楚，只是——”三崎欲言又止，把话岔开，“请把发现起火到逃出屋子的情况讲一讲吧。”

夕里子把经过陈述了一遍：从闻到烟气醒过来，直到破窗而逃为止。

“这么说，你们是从卧室直接逃到外面来的。”

“对，是这样。”

“那就不会知道是从哪儿起火的吧？”

“不知道。”

“请你画一张你家的布局图好吗？能大致看懂就行。”

“好的。”

国友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头，连同铅笔一起递了过来。夕里子凭记忆画图，出乎意料，竟然记不明白了，她不免暗自吃惊。不过，她苦思一阵，终于画出来了。她把图送到三崎手里，说：

“大致就是这样。”

三崎把图看过一遍，将它放在餐桌上，用手里的铅笔在三姐妹父亲房间的窗边角落上打了个×记。

“这是谁的房间？”

“父亲的。”

“发火点好象就是这里！”

“可是……那儿没有火种。而且父亲出差了，不在家。”

三崎和国友飞快地对视一眼。

“所以说事情很怪嘛！考虑再三，只能是放火。”

夕里子哑然失声。纵火烧家！这种缺德事……

“还有一个很糟的情况呢！”国友迟迟疑疑地说道。

“什么情况？”

三崎用铅笔在父亲房间的壁柜处画了个人形。

夕里子惶惑地望着三崎。

“就在这壁柜旁，”三崎说道，“发现了一具女尸！”

珠美说：“骗人！”

“你这家伙！以为我是来跟你开玩笑的吗？”

夕里子把桌子敲得咚咚响。

“姐姐？这可不是在家里！”

“啊，该死！”

夕里子吐了吐舌头。她这是到安东家来了。

“沏了红茶呀！清喝吧。”

安东之妻岐子也是学校的教师。丈夫教初中，妻子教高中，也算一桩稀奇事。

“可是，这事情真怪呢！”

安东沉沉地坐了下来，从一旁插言。他身材魁梧，体魄结实，皮肤晒得黝黑，给人以健康、良好的印象。他在珠美